

劉震雲《鹹的玩笑》

睽違四年，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劉震雲去年底推出的長篇小說《鹹的玩笑》，至今銷量已突破100萬冊，豆瓣評分一度超越9分，儼然近年內地文壇現象之作。在這部續寫「延津宇宙」的小說中，作者沿循一貫的黑色幽默風格，以縣城知識分子杜太白的起伏人生為線索，串聯俗世間人的聚散悲歡，幽默戲謔又不乏溫情的筆調下，是對於人性與命運的長久凝思。

●文：李夢

劉震雲2023年來港參與「一本讀書會」活動並接受訪問。記者尉璋攝

當代華語文壇，劉震雲的作品個性鮮明，極富辨識度。他寫市井、寫日常甜酸苦辣百態、寫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命運彎折，也寫笑中帶淚、苦中回甘的萬千世相。新作《鹹的玩笑》甫面世即引來熱議，延續他一貫的筆力與敘事風格，又在故事結構與精神向上度再探求新，讀來順暢淋漓，回味綿遠。

新世情小說的承襲與突破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明清以降的「人情/世情小說」不乏精到論述，稱這些小說「描摹世態，見其炎涼」。及至當代，學者向楷再關注「世情小說」，並將「世情」與「人情」融合，稱「世情者，世態人情也」。在此語境下，劉震雲一直以來的小說作品，不論早年的《一地雞毛》抑或茅獎作品《一句頂一萬句》以及此番新作，皆可歸於「世情小說」脈絡中審視。

《鹹的玩笑》以主人公杜太白的人生沉浮為主線，徐徐鋪展一幅又荒誕又真實的世情長卷。杜太白本是延津中學語文老師，熟讀孔孟李杜，儒雅體面，與校長曹五車引為知己。不料命運轉折，始於一場酒後爭執。杜太白與曹五車因爭論李商隱詩句大打出手，現場視頻不知何故在網絡傳開，輿論發酵，杜太白因此丟了學校工作，開啟他人生滑坡的起點。此後的他，一挫再挫：賦閒後邊緣巧合成為紅白事主持人，卻因一場誤會淪為笑柄；轉行菜市場販賣蘿蔔，卻被排擠、被惡意揣測誣陷。家庭的陰影、婚姻的窘境、友情的脆弱不堪，讓原本老實體面的普通人一次次直面人性善惡纏鬥，一次次被推上絕境。在此長卷中，杜太白的家人、友人、戀人，甚至一面之緣的陌路人你方唱罷我登場，初初的喧嘩熱鬧終落得煙消雲散，抵不過一聲長嘆。

全書讀來頗有古典章回小說意味，結構亦獨特，依照「正文一·題外話三十三章，正文二」鋪展：「正文一」以雞鳴寺智明和尚故事為引，定下悲憫輪迴的基調；「題外話三十三章」看似「題外」，實

是核心，由主人公的遭逢牽引出裁縫、中學化學老師、木器廠工人、劇團群演等市井小人物的人生起落；「正文二」則以開放式結尾，在看似閒話日常中再度扣連開篇「正文一」關於命運的沉思。每章後有「附錄」，將古今歷史人物命運與書中故事互為映照，隱喻歷史輪迴，生生不滅。

《鹹的玩笑》承襲古代世情小說對世態人情鞭辟入裏的摹寫，同時突破傳統世情小說的寫實邊界，加添眾多諸如人與白鼠、人與黑豬對話等超現實情節，延續劉震雲近年來對於超現實寫作、虛實交織的探索，也將小人物的命運浮沉昇華至形而上層面，讓古典世情書寫與當代人的生存困境和思辨交融，由此構建其獨特的「新世情文學」風貌。

「小」和「大」相對

和劉震雲大部分小說的主人公一樣，杜太白從無「主角光環」加持：他的人生軌跡沒有奇跡、沒有驚喜，只有一點一點地熬，不得已隨著運命的安排一步一步地挪。他被迫做過不同營生，見識過不同的人：精明的、善良的、冷漠的、溫暖的。與書名《鹹的玩笑》意在打破哭與笑、鹹與甜的二元辯證一樣，書中沒有純粹的好人或壞人，每個角色都帶着生活的痕跡，有私心也有軟肋，有粗糲也不乏溫情。一場場紅白喜事、一段段街頭閒語、一次次人情往來，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杜太白身在其中，困惑、掙扎、受傷繼而落敗後，終於明白：人世許多事，本來就說不清道不明，越是較勁，越是受苦。

《鹹的玩笑》之所以動人，在於它貼近當下並直抵人心。我們見慣了架空歷史、奇幻瑰麗的炫技之作，也常常因一些流行文學作品字裏行間輕飄飄嘖語般的情緒氾濫而深感不適，劉震雲的小說從不炫耀技巧或故弄玄虛，而是以閒話家常的筆調，認真、踏實、一筆一劃地寫小人物的故事，寫他們的喜怒哀樂、委屈與堅持。我們在其間看見職場無奈、人言可畏以及人情冷暖，也看見人生起跌，反思喧嘩中

凡人之歌

凝思人性與命運的



劉震雲去年底推出長篇小說《鹹的玩笑》。

如何抽身，孤獨中如何自處。誠如作者在扉頁中那句頻繁被讀者和網友引用的話：「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個人，內心都有傷痕，大家都辛苦了。」讀《鹹的玩笑》似在照鏡，照見你我不曾說出口的疲憊或想望，自然引起網上網下的眾多共鳴。

共鳴的來源，是作家對「小人物」的長久凝視。好的文學作品從不會遠離世事，也常常無意故作高深，每每藏在最樸素的日常裏。將《鹹的玩笑》置於劉震雲的創作光譜中看，一脈相承的是他對小人物命運的長久關注。從《一地雞毛》到《一句頂一萬句》，從《我不是潘金蓮》到《一日三秋》，劉震雲不寫英雄史詩，只寫芸芸眾生與世間百態；不寫開天闢地，只寫尋常日子裏的曲折迴轉和縫隙裏的微光。人與人之間的誤會與和解，人情的往來更迭，以及命運的無常或失語，從

來都是他故事深處的母題。而在新作《鹹的玩笑》中，走筆行文間的變化同樣清晰。曾經的劉震雲，筆鋒常藏冷靜與銳利，有時甚至近於冷峻，將生活的荒誕與無奈一層層剝開給人看，辣得眼睛生疼。而在新作中，他的筆觸變軟、變寬容了。書中依舊寫苦難，卻不渲染苦難；依舊寫傷痛，卻不溺於傷痛。他拋開旁觀的敘述者身份，深潛於日常之中，與書中人同行，對他們多了體諒，多了接納。

「文學的底色是哲學」

過去數年間，劉震雲不止一次在訪談或演講中提及一句話：「文學的底色是哲學。」相信大部分讀罷《鹹的玩笑》的讀者，都不免掩卷慨嘆深思，感慨彼處杜太白的命運，亦深思當下此處自身的遭逢。有音樂家說過：「語言的盡頭，是音樂開始的地方。」而在劉震雲看來，好的文學，正正出現在「生活停止的地方」。他無意凸顯哲學的抽象和形而上意味，而是將其融於日常敘事之中，讓小說不僅是故事的容器，更是哲思的載體。在他筆下，文學摹寫生活，哲學揭示生活，二者彼此映照，互為支撐。

《一句頂一萬句》寫「無話」的孤獨，探問人為何窮盡一生尋找「說得着」的人。從中我們讀出：語言既是連結彼此的橋，也可以是阻隔人心的牆。《我不是潘金蓮》中李雪蓮為一個名分奔波多年，越想澄清，越陷入更深的誤解之中。由此我們發現：真與偽、虛與實之間邊界，有時並不那麼清晰。而來到《一日三秋》與《鹹的玩笑》，作者在寫作中對於文學與哲學關係的思考愈見顯明。不論《一日三秋》中的記憶與遺忘，抑或《鹹的玩笑》中時常出現的「相同與不同」之問，不僅是樸素的民間智慧，更是直抵人心的哲學思辨。

《鹹的玩笑》用瑣碎的日常和樸素的情感，將形而上的抽象命題拆解為可淚、可笑、可感的人間故事，並不忘在故事的最後，為那些在世間奔忙的、善良的普通人，留一個向光的出口。文學評論家謝有順曾在《文學的深意》一書中寫道：「好的小說，總是遊走於紀實與虛構、微觀與宏大之間，讓自我意義、價值關懷、精神追問等，隱身於細節、經驗、語言和結構之中，進而實現某種綜合和平衡……有限的講述，好像敞開着無限的可能。」看似寫渺小的人物與一地雞毛的鎖細，實則關心闊大的世界。草蛇灰線間，這一闕凡人之歌小中見大，心有戚戚。

心碎圖書館員

作者：派崔克·德威特
譯者：胡訥諄
出版：時報出版



鮑勃是個退休的圖書館員，住在俄勒岡州砵蘭市一棟薄荷綠的小屋，與書本和小確幸作伴，過着孤獨的生活。某天早上他照例外出散步，在便利商店遇見一位迷路的失智老婦，並帶她回到她居住的長青中心。為了填補退休後的空虛，他開始到中心當志工。中心裏有各種怪咖圍繞在鮑勃身邊，又在偶然的情況下，鮑勃與過去一段痛苦的情愛糾葛擦撞，他的人生和深沉的性格就此揭露。

總是作為配角的鮑勃，背後藏着一個不快樂的男孩，在二次大戰最後幾天逃家冒險；曾經得到真愛，又被橫刀奪愛；在圖書館員的職業當中發現意義並感到自豪；還有離群索居的快樂。鮑勃的人生看似感傷，但也是齣明亮雋永的喜劇；他有個本領，能夠發現古怪莫名的人物，並邀請他們登上他的人生舞台。

卡芙涅

作者：阿部曉子
譯者：王蘊潔
出版：皇冠



《卡芙涅》是一部傑出的療癒小說，而作者阿部曉子加入懸疑的元素，為故事增添多層次風味，餘韻難忘。一開始，我們就進入薰子連呼吸都嫌沉重的荒蕪，一心只有解開弟弟春彥謎樣的死因。隨著另一位主角節奈登場，我們正式進入「卡芙涅」的家務代行服務，推開了一扇扇緊閉家門的同時，也看着兩位主角逐漸彼此信任，也解開春彥離世的真相。在委託個案中，作者以溫暖卻冷靜的筆觸，處理現代社會最隱晦的痛點：單親、長照，以及同志議題，並為個案交代現實中可行的收尾。同時，當薰子和節奈打掃和烹飪的同時，她們整理的也不只是家務和生理飢餓，更是在整頓委託人低落的生活尊嚴。

純度100%的休息

作者：朴相映
譯者：胡椒筒
出版：聯經



這是一個對「勞動」感到幻滅的靈魂，在被工作壓垮、健康亮紅燈之際，為了不讓自己「過勞死」而發起的求生計劃。朴相映說自己其實沒那麼愛旅行，但為了讓自己緊繃的生活填上逗號，他逃到紐約、跑去加波島，甚至挑戰了累死人的旅行綜藝節目。他在歐洲當背包客時，為了省那一萬韓元的旅平險，結果卻陷入痛到懷疑人生的腹痛；在加波島跟海螵蛸「伊利沙伯」面面相覷；或是在大關嶺開車開到手發抖。朴相映用他最擅長的輕快文字，對這場「連休息都得拚命」的人間試煉發出誠實到近乎毒舌的幽默自白。

Between我們之間: Little Secrets of Relationships

作者：安娜·沃克
譯者：黃筱茵
出版：字畝文化



曾獲CBCA年度幼兒圖書獎、澳洲圖書設計獎等獎項的澳洲繪本作家安娜·沃克，為讀者們獻上甜蜜又富有詩意的繪本。在分不清是薄暮還是黎明的寧靜時空，一隻紋白蝶與蟋蟀初次相遇。儘管牠們之間看似不可能，卻在此刻發現了彼此的世界，一段意想不到的情誼也欣然綻放。

苔蘚的十二個名字: 父親教我的生命課

作者：伊利沙伯·柏奈特
譯者：周沛郁
出版：木馬文化



伊利沙伯·柏奈特是一位英國詩人兼學者，以自然文學著作聞名；著有散文集《草語》(The Grassing)、詩集《海之詩》(Of Sea)等。對她而言，苔蘚是她與亡父的深厚連結。在與父親的一千次道別裏，苔類點燃的生之光彩，療癒了悲慟與失落折騰的身心。從英國的濕地到肯雅山區，柏奈特發掘苔蘚遭人忽略的活力與耀眼的美，賦予十二個滿富詩意的名字，融合詩、自然寫作、家族回憶，頌揚了植物界的先驅。

美國貧困問題的深層癥結

●文：李雅言

讀畢本書，我立即回憶起少年時看電視新聞的一幕。時值海灣戰爭尾聲，時任總統老布殊接受訪問，被問會否資助伊拉克政府重建該國。他的回答是：要看情況和條件，美國不是很有錢。年輕的我非常詫異：美國怎麼會不是很有錢？我那時當然不知道，那句話當然不是說給我聽的，而是說給他的選民聽的。但那句話發人深省，因為它展示了美國貧窮問題的根源——如果按照本書邏輯的話。

本書的邏輯非常簡單：在美國大眾的觀念中，黑人等同貧窮者，貧窮者等同黑人，但實際上美國窮人中，白人的數目要比黑人多一倍。政客把黑人和貧窮劃上等號，既有悠長的歷史，又有當代的政治考量。黑人窮有應得，而白人的貧窮問題卻一直被忽視。近年美國冒起的白人基督教民族主義「讓上帝奪回美國」便是一個結果，而主義是藉挑起種族問題來讓富有利益集團獲得選票的工具。但身為（黑人）牧師和社會運動家的第一作者指出，一則基督教民族主義根本抵觸基督教教義；二則美國的貧窮問題核心是階級問題而不是種族問題，白人窮人亦一直被精英階層剝削和操控（「只要失業率下降，股市上漲，每個人都會好起來」），社會運動不應聚焦於為歷史上受壓的黑人爭取權益，而是去爭取更廣泛的種族正義，即是讓不同種族和背景的人聯手對

抗剝削者；三則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各種族窮人聯手對抗試圖分化他們的勢力，為他們階層爭取應得的利益，但都被種族政治淹沒掉（「只要貧困的白人繼續認為抗議活動只是黑人的事業，他們就會繼續被孤立，並且容易繼續受到一些政客的蠱惑，那些政客總是將白人的困境歸咎於其他種族的類似貧困群體」）。首作者自己亦踴躍領導、組織並參與這般窮人運動。

全書的筆觸和列舉的例子，都流露出首作者誠懇、善意和出自身體力行的信念；本書並非空洞的口號宣傳。「我永遠不會忘記在（北卡羅萊納州一個貧困家庭）廚房的角落看到一堆空狗糧罐。他們家有七八個孩子，但沒養一隻狗。」這般場景，熟悉美國情況的朋友都立即可想像得到，而他亦多次因社會運動而被逮捕。儘管他理念上傾向民主黨，亦曾接受其邀請演講，但堅持當獨立無黨派人士，並不留情面批評「所謂的『溫和』民主黨人」跟右翼極端分子「互相勾結，違背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意願，聯手扼殺了貧窮白人和他們貧窮的黑人和棕色人種鄰居期望獲得更高工資的願望」。

可以理解作為社會運動家，首作者的敘事必須片面和把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單化，而中譯版更採用了語氣很重的「真相」一詞於書的副標題《美國社會分裂的真相》（字面翻譯是《如何可以通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譯者：崔傳剛
作者：威爾遜·哈特格羅夫
《白人貧困：美國社會分裂的真相》

過暴露種族和階級的迷思來重建美國民主）。種族問題真的那麼容易可以置之不理嗎？為何貧困白人那麼容易受「政客的蠱惑」？如果說種族問題是美國的「原罪」，那麼也許宗教文化也是：美國的所謂「多元價值觀」，「莊主」仍是（由白人掌舵的）基督教文化，看看美鈔上那句「我們信靠上帝」便知，且看身為牧師的首作者，理念和活動仍依靠基督教文化框架。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王鴻剛在推薦序指出，首作者所致力「人心教化」遠遠不如「制度安排」；本書「正確地提出了問題，也透徹地分析了問題，卻不能很好地提出解決之道」，實是一語中的。問題是，如果種族與宗教文化都是「原罪」，那麼「制度安排」則是否一個打不開的死結？